

葡萄藤

Grapevine

2023年10月第212期



尋光之旅 —
慶祝建堂三十周年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新堂（上）與舊堂（下） 王念祖攝影、製圖

ii 主編小語 ◆ 甘智岡

神長的話

- 1 致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 ◆ 李若望主教
7 全心依靠天主的力量 ◆ 林育明神父
9 尋光之旅 -- 慶祝建堂三十周年 ◆ 周 道執事

悼念江綏蒙席

- 11 悼念美東華人天主教領袖江綏蒙席 ◆ Paul Wang

建堂三十周年

- 13 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的前世今生 ◆ 愚 公
15 飲水思源 ◆ 萬建心
17 建堂三十周年感言 ◆ 王 正

尋光之旅

- 20 耶穌聖心堂歡迎您 ◆ 慕道班小記事
22 門關上了，主會為人開一扇窗 ◆ 許冠群
26 事事有定時 ◆ 陳藹儀
29 主愛至深 ◆ 謝達德
36 天主是護盾 ◆ 李 旭

聖心堂編年紀

- 39 聖心堂三十周年編年紀 ◆ 愚 公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甘智岡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今年九月十八日是我們耶穌聖心堂的三十周年堂慶。經過了三年新冠病毒疫情的折騰，看到了陸續回歸的熟面孔，我們更是珍惜大家能歡聚在聖堂裡感謝和讚頌天主，有這麼一座給華人教友聚在一起感恩、事奉天主和教友們交誼的教堂。我們非常感謝天主給我們的這樣一個恩典。這是三十多年來在達福的華人教友和在台灣及達拉斯地區的神長們努力的成果。而且不止一座聖堂，這三十年中我們的教堂從一座現有的辦公樓改建的舊堂，像翻了頁搬進了美侖美奐的新堂（封面圖）。這種成就光靠大家的熱誠和努力是不夠的，我們更要靠天主的恩典；就如聖經上說的：「你們祈禱，不論求什麼，祇要你們相信必得，必給你們成就。」（谷 11:24）。我們就以慶祝建堂三十周年為我們本期《葡萄藤》的主題。

首先，我們的李若望主教遠道從台灣來看我們了。除了主日彌撒外，他也參加了我們一年一度的端午節烤肉聚餐和我們在六月十八日慶祝三十周年堂慶的感恩彌撒。他把在達拉斯主持的彌撒證道總結成一篇文章，發抒這些年來所感受到的訊息，提出來和我們分享。天主給了他「悔改」、「順服」和「見證」做為他晉升主教的牧銘，我們也從中受惠不少。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李主教的苦心叮嚀。

在神師的話中，林神父告訴我們：「如果承認自己軟弱，謙虛的信賴天主，那力量才是強大無比的，因為那是天主的全能作為，那才是真正光榮天主的偉大事蹟！」所以我們要隨時隨地懷著謙卑之心生活。

在我們迎接慶祝建堂三十周年的喜悅氣氛下，愚公的〈聖心堂的前世今生〉，和本堂三十周年的編年史可以給您一個簡短清晰的教堂歷史簡介；另有三位身歷其境的元老：萬建心、周國復執事和王正則細數了這一段歷史的點點滴滴。

最後，我們在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舉辦的「尋光之旅」信仰分享大會，有四位教友：許冠群、陳藹儀、謝達德和李旭分享他們認識和追隨主耶穌基督的心路歷程。每個人的故事都非常感人，請不要錯過這四篇精彩的見證文章。

致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 李若望主教

可敬的林神父及主內兄弟姐妹平安：

感謝你們的邀請，讓我能來參與貴堂成立 30 周年的堂慶；也讓我能在睽別 11 年後再度踏上美國的土地與家人及老朋友們相聚。

感謝各位在 2020 年 11 月 16 日得知我被教宗任命為台南教區第五任主教時，恭賀與祈禱的訊息紛沓而來，如看著我長大的親人一般，著實感動不已。而六個月後（6/19），你們得知教宗同意我辭退台南教區主教一職，皆驚訝不已，但仍以祈禱及訊息關懷著我。深深感激！



李主教慶賀本堂 30 週年
贈送的耶穌聖心像

此趟美國之行，在心態與行程上與過去截然不同。以前是充滿著好奇與興奮之情來度假，今卻是感恩與反省來為重新出發作調理。謝謝你們在這段期間給予我極大的尊重及空間，避開了可能會出現的負面情緒而陷於恐慌不安的壓力之中。我目前清楚自己的身心靈狀態是很敏感的，這是我要面對與承擔的。懇請持續為我祈禱！

大傳組組長念祖兄希望在我回台之前，能將我在主日彌撒時的證道內容寫成文字，好讓沒聽到的兄弟姐妹也能得知一二。老實說我不是會將講稿寫出來的人，雖有準備內容方向，但在彌撒前會做這樣的祈禱：「天主聖神，請祢藉由我的口說祢要我告訴大家的，因祢深知我們需要什麼。若是我說了自己想說的，卻不符合祢的旨意，請祢讓信眾聽不清楚。」

以下將天主允許我能回憶到的，特別是我辭職後所感受到的訊息提出來分享，彼此共勉。

天父如天空擁抱一切、聖子如地海承載一切、聖神如空氣充滿一切，
但人正在破壞一切。

聖三節當天上午在戶外誦唸玫瑰經時，抬頭望天，有一感動出現在腦海，好似有聲音說：「你看，我對人類的愛，就如天空環抱一切、如地海承載一切、如空氣賦予一切氣息；但人類的自私、不感恩、不珍惜、不聆聽與順服，驕傲自大、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是，不承認我的存在、創造、救贖及聖化，而正在破壞這美麗的園地。」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的悔改之路

當我因病辭去台南教區第五任主教行政管理職，經醫院一週的細心照料後，前往台灣台東長濱天主堂，在那裏陸續半年的時間接受吳若石神父足底健康反射法（簡稱 FJM）的服務與調理，並調整自己的作息時間，長時間的在聖堂內、大自然裡與天主相遇。期間，天主的慈悲讓我重新省思自小到大及蒙揀選後（聖召之路）所經歷的一切，特別是對他人的傷害、對自己的傷害、對天主的傷害；為我傷害及傷害我的人祈禱、求寬恕、做補贖，開始體會天主是如何親自引領我走向祂要我走的路。

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接受宗座任命為台南教區主教（宗座正式宣布日期為 11 月 16 日）後，正逢台灣之台中、嘉義、台南及高雄四教區神父年度大避靜（11 月 9 日至 13 日）。期間深刻的省思，懇求天主告訴我「為什麼是我？」、「祂給我的使命是什麼？」天主給了我「悔改」、「順服」、「見證」這三個提示；這也就是我牧徽的牧銘。

「悔改」—要承認自己的軟弱、有限及過錯（罪惡），才能走上「悔改」之路。悔改要清除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放下自我感覺良好的驕傲，走出引以為傲的過去；赤裸裸的面對天主，讓天主重新塑造，成為祂完全「無我」的器皿。「順服」—當「無我」後，就能讓天主的話完整地進入自己的生命裡，效法基督「承行主的旨意」，做天主要我做的事。「見證」—一位能活出天主話語的基督徒，一定會有生活的見證；見證不是只限於說什麼，更重要的是活出什麼！

因此，為活出基督信仰，「悔改」是基礎、是基本功、是入門法、是每天必經歷的過程，沒有「悔改」的信仰不是基督信仰。「悔改」須備有「謙卑」與「認錯（罪）之鑰。」才能有效的走向悔改之路。基督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罪人上教堂、聖人上天堂。所以我們會到聖堂來，並不是因為我們是聖人，而是罪人；那罪人面對天主應持有何種態度呢？

基督徒的核心價值

在上一段「不要自我感覺良好」裡，我學習到以「無我」的心接受天主的帶領，是天主要在我身上、在我生活中彰顯祂的大能。所以去分享「天主如何在我身上行大事」才是我應該做的，而不是一直在分享「我為天主、為教會做了什麼」。說自己是在彰顯自己，並沒有讓天主真正受顯揚。在教會裡，常會聽到這句話：『我是為天主做的』。非當事者以外的兄弟姐妹一聽到這句話的反應是什麼？但心裡一定也會質疑：「憑什麼他說的，大家就都得聽他的？只因他說是為天主做的！」沒錯，但為了不傷和氣，且有人願意做、願意給，就讓他吧！但在教會內這是不適當的。基督徒可以擁有來自於信仰自信的霸氣，但不能霸道。「為天主做」的動機是好的，但有沒有分辨「天主是否要我這麼做」呢？

基督來到這世界的主要目的為何？承行父的旨意，完成救贖的承諾；要我們彼此相愛、寬恕，向普世宣傳福音、做祂所做的。這是基督徒使命的核心價值，為讓此救贖工程能延續，所以我們被派遣，在這人世間以符合時代的需求，藉由各種可行的方式來進行：如辦教育、醫療機構、社福機構等長期性投資的方式，或短期性的活動：如講座、音樂會、佈道會、園遊會、信仰陶成的營隊...；也有按照宗座或地區主教團所訂出的精神方針來進行：如近期的「同道偕行」。因此，若我們沒有在方式的內容裡有基督徒使命的「核心價值」，即使建立再多的長期機構、舉辦再多美其名為天主而做的活動，皆為短線操作，而不是永續經營及傳承。受時代的變遷、人口的老化、思維的不同、國際與政治情勢、經濟財政、族群、科技、環衛等問題的影響，生命週期一直在改變。因此我們若只停留在對「方法」的思考，卻沒有回歸與具備那「核心價值」，就不是真正屬於基督的，而是屬人的；只有人受到榮耀，卻沒讓基督受到光榮；若將「服務」性質的福傳工作，搞成「業務」性質的活動，就會造就出一些期待被歌頌的基督徒。「時代會過去，但天主的話是不會過去的。」

心中該有「願」，不能有「怨」

在長濱調養的那段期間，另一個向天主陳述的是：「難道我真如他人所說的壓力大才倒下嗎？」很清晰的答案：「不全是」，而是心中有「怨」。哇！當頭棒喝。我的確怨天、怨教會、怨他人及怨自己。這個「怨」破壞了我效法聖母的那個「願」，它讓我陷入許多束縛、痛苦、不平安，不能接受

自我。事實上，這個「怨」是累積而成的（積怨已久）。所以請求聖神帶領我去回憶過去種種生出「怨」的原由，與主同行的面對。過程相似皮被一層層的剝開，感受到耶穌被鞭打之痛苦；但深信只要勇於面對，過了這個「坎」，除去了那些「怨」，天主必重新讓我回到祂所應許的樣貌，而活出見證，「願」照祢的話成就吧！

心中有「怨」不會快樂、沒有平安，也看不到天主的肖像。

「彼此相愛」及「對眾人的愛」

聖保祿宗徒在寫給得撒洛尼人第一封書信的第三章第 12 節中這樣論到：「願主使你們彼此間的愛情，和對眾人的愛情增長滿溢，...」當時看到這段經文有些疑惑，為何要分「你們彼此間的愛情」（彼此相愛）及「對眾人的愛情」來訴說呢？耶穌也曾有類似的說法：你們要「彼此相愛」及「愛人如己」。回想過去，天主給了我一顆敏感與易於關懷他人的心，能為他人服務是件很快樂的事，特別是為弱勢者。但對自家人（原生及後養家庭、修道者、教友）好像付出的或忍耐度比不上對外人；因過去的積「怨」大多數來自自家人。我們不要以為「彼此相愛」很簡單；因說是易，做卻難。感謝天主，只要信賴並願與天主合作，祂必成就。

為何領聖體？聖體的意義

過去為幾位準備初領聖體的小朋友一對一的口試，結果七個來，兩個通過。主日學老師全驚訝問：「神父的題目是什麼？你們為什麼不會回答？」我的題目共六題：1.你為什麼要領聖體？（50%）；2.領聖體前的準備（10%）；3.和好聖事的步驟（10%）；4.「阿們」何意？（10%）；5.領完聖體後要做什麼？（10%）；6.「彌撒禮成」代表什麼意思？（10%）以上。只要第一題沒過，就等三個月後再來考。老師聽聞表示：「可能第一題自己也答不出來」；所以孩子表示老師沒有教，講義課本裡也沒有。不知大家覺得第一題是否重要？我們能回答出來嗎？我要的答案很簡單：「聖體是耶穌自我的給予、是承諾；是祂愛我們的憑證」。而我們領聖體是：「接受耶穌自我愛的給予，我們領受也回饋祂的愛。」簡單的說：就是「耶穌愛我，我愛耶穌。」

有關「吳若石神父足底健康反射法」(Father Josef's Method of Reflexology)，簡稱「FJM」。

前面提到我出院後去了台東長濱天主堂，接受「吳若石神父足底健康反射法」的調理。這件事我與我的主治醫生談過：「我不想靠藥物來治療或控制，願意嘗試用足按的方式，配合離開人群走入大自然，讓自己重獲健康。」醫生同意，但仍希望我還是要將藥物隨身攜帶，以防萬一。就這樣，我在長濱前後待了半年多；每個月還是會回自己教區 10 到 15 天，持續一年。在長濱的日子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位資深的師傅來為我服務，連續施做三個月的「急診期」，並填寫觀察報告書。第二階段是每天施做一次的「觀察期」，也填寫觀察報告書。目前回到台南，仍然繼續維持兩天一次的施做，我稱之為「恢復期」；若將來一週一次就是「保健期」。

感謝天主在我身心靈最需要時，讓我有「吳若石神父足底健康反射法」的協助，讓我從「活大體」轉變為「活見證」。

老實說，35 年前，當我還是在修生時，就被一位個頭不小的修女按過腳底，她說她學過「吳神父腳底按摩」(當時的稱呼)，要幫我處理身體的病痛。結果真的痛不欲生，並許下不讓任何人再碰我的腳底。沒想到 28 年後的一次全國司鐸活動中，遇到了吳若石神父本人(第一次見面)，他問：「你要不要來試一試呀？」心想這些年來大街小巷充斥著許多打著「吳神父」或「吳若石神父」腳底按摩的招牌商店，如今見到本尊，就硬著頭皮試試吧！痛痛痛，那可怕的記憶湧向腦海，但 10 分鐘不到，感覺沒那麼痛了，太神奇了，本尊就是不一樣。是這樣嗎？我將過去的痛苦經驗告訴吳神父，他說：「現在的手法不一樣了，我們也要進步。過去覺得是越痛越有效，那是錯誤的。」就這樣與吳神父結下了後來在台南開訓練班的機緣。目前在台南六年內已培育出 70 多位合格的師傅；當初我們前往長濱洽談的伙伴之一，在台南第一屆開班進入到高階班階段時中風，右半邊肢體完全失能，臉歪嘴斜。病中除了接受醫院的治療與復健外，高階班的學員臨危受命，抓緊黃金期，每日在長濱講師的連線教導中，為這位伙伴施做足底反射區服務。一年後，這位伙伴的老婆有點撒嬌地說：「你們把我的先生按得太好了，現在他每天開車到屏東整理果園。」而這位姐妹及當事人的妹妹都成為我們的師傅了。

有兩年的期間，長濱的秘書長與教育長很期盼我能去長濱住幾天，多認識他們。當時我是教區的秘書長兼副主教，又負責兩個相距 35 公里的堂區，是教區聖召委員會及後援會的負責人，後又被揀選晉升了主教，真的沒空、沒時間，所以多次婉拒；直到身心靈撐不住倒下了，第一念頭想去的地方竟然是長濱。若我身心靈沒出問題，或是不承認自己病了，我仍會因為忙碌而拒絕前往。在那放下與隔離一切熟悉的人事地物與身分地位；重新與原本陌生的人事地物及環境建立關係，接受並聽命師傅們的服務與指引。空檔時效法耶穌進入曠野走向大自然，與天父單獨談心，聆聽天主藉助許多自然界的現象所展現給我的警語。天主藉由這樣的組合，重建了我這軟弱且生病的身心靈。這過程給予我深刻靈性上的反省：「承認」、「投奔」、「交付」、「聆聽」、「順服」、「接受」，得著「改變」、繼而「見證」。

福傳也需這樣。身為基督徒的我們，需時時刻刻認清自己不是聖人，「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不要用天主的話語來反省、控訴他人，天主的話語是用來對付自己的。天主是慈悲的，祂一直在等待我們，如同嬰兒般以信賴的心「投奔」到祂懷裡，接受祂的治癒、撫慰。到祂面前要毫無保留的「交付」，將那自我拿掉、去除。要「聆聽」祂的聲音、「順服」祂的話語、謙卑的「接受」聖神的引導。如此，天主要重建改變我們，活出祂創造我們時應有的樣貌，因我們被太多世俗的理所當然、自以為是、驕傲、私慾偏情、權力、地位、虛榮等光鮮亮麗的外衣所蒙蔽，祂為我們去除這一切。這樣一來，「見證」會自然而然的發生。

我這次來美國，其中一項使命，也是要為這天主給我們人類最好的自然健康療法，當活招牌與見證。除了證明它有效，更證明 FJM 是福傳與牧靈的好方法，因為在服務裡充滿著天主的慈悲、關愛與治癒。效法耶穌為門徒洗腳的謙卑，體會罪婦為耶穌洗腳的渴望。期盼我們台灣團隊能有機會來美國為大家做分享與見證。

再次的感謝大家這段期間的照顧、邀約、陪伴，更謝謝大家對我家人的關懷與支持。願天主降福並報答你們！

台南教區榮休主教 李若望

7/2.2023

全心依靠天主的力量

林育明神父

聖保祿說「…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 12：10）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當我們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和脆弱、看到自己無所能的時候，我們便謙遜而全心依靠天主了。那時，天主的力量加在我們身上，我們便強壯起來。「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 4：13）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感覺很自在、很好、有能力、依仗了自己的力量時，那便是他軟弱的時候。因為人在感到自己有能力時候，自滿自足，認為自己能夠克服一切，能夠忍受一切，於是天主便收回了祂的力量，撇下他，讓他一個人孤獨無恃；那時，他便是真正的弱勢，那會使人淒慘得一敗塗地。反之，如果承認自己軟弱，謙虛的信賴天主，那力量才是強大無比的，因為那是天主的全能作為，那才是真正光榮天主的偉大事蹟！

天主為什麼要我們感到自己的軟弱呢？那是為了祂願意在我們身上發揮祂的力量。如果我們把一切美善都歸功於自己，這是天主不允許的，因為祂要一切的人都承認只有祂才是聖德的創造者和完善的，尤其是在超性界內，耶穌為我們立下了謙虛和服從的榜樣，才完成了天父救贖人類的工程。

人在感覺到聖寵的功能，心靈的光明，以及神慰神樂的當兒，很自然的會認為自己什麼都行，他願意為天主忍受一切艱辛，即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這些人自信力量充沛，甚至要求天主給更多的十字架和艱難的自謙自卑的機會。這些思想，若非出自虛榮心，一般都是無意識的，只是因為其靈魂直率誠樸。

在靈修操練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堅強的意志，決定對天主的一切要求都不拒絕，一切使天主不喜歡的事情都不去做。哪些事不敢得罪天主，一定要遵守天主的法律和規矩，把握住了這樣的原則以後，我們還當認識自己的弱點而謙卑；可是也不要為了自己的弱點感覺到擾亂不安，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弱點看作是天主的工具，因為天主會使我們從弱點裏取得我們個人內心深處的優勢，而能更多全心依靠天主。至於在我們熱心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發許多善情。我們不當過於信賴自己，也不要因了這些善情就認為自己已够完善堅強了。幾時我們看見自己的貧窮，也不要灰心喪志。

我們不要說：「不！我不能做這件事。」或說：「我不能忍受那件事。」不錯，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的無能，但是我們更要信賴天主，我們既然常常心裏會祈禱和默想，而天主又是全能的，所以我們只要依靠祂，一切超過我們能力的事情，天主一定會幫助我們的。猶如聖奧斯定對天主說：「請禰先給我禰要求於我的，然後隨禰的要求……」（懺悔錄：卷十，第二十九章）。我們應當因為自己對天主的事情感到厭煩而詫異，我們需要立刻懇求天主拯救我們。當我們重新獲得光明後，卻不要因著我們的勝利而過分歡欣，不可忘記感謝天主的恩寵。最後，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總不當自負或畏怯，那麼我們如何還會失望呢？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隱名讀者（兩次共計）	\$200
陳玉娟姊妹	\$100
方薇姊妹	\$100
梁惠儀姊妹	\$400
周必賢、吳賽玉夫婦	\$100
巴季華姊妹	\$300



尋光之旅 — 慶祝建堂三十周年 周道執事

今年的耶穌聖心節是耶穌聖心堂慶祝建堂三十周年堂慶。三十年的時間不算短，我們從四十年前的查經班 (Bible Sharing)，在三十年前成為被教區正式認可的傳教團體 (Mission)，到現在的華裔堂區 (National Parish)，一路走來，充滿了歷屆教友們的慷慨與努力，還有天主無限仁慈的恩寵，以及過去歷任神長們的用心帶領。今天值此慶祝建堂三十周年之際，讓我們祈求天主降福，使得現在身在其中的兄弟姐妹更能衷心的跟隨基督，將這一個團體建立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愛的團體。

為什麼說「名符其實的愛的團體」呢？因為耶穌聖心節就是「愛的慶節」，是我們慶祝耶穌基督有著一顆如此愛人的心，這一顆愛人的心，不是用言語，也不是用夢想，而是用祂的行動和生命自然地流露。是那份「施予」遠遠超過「領受」的愛。正是這一顆耶穌的愛人之心，成為團體「愛的支柱」。我們的善牧—耶穌基督，比一切更能代表天主的愛。祂知道每一隻羊的名字，祂對所有人的愛，竟然到了不能想像的地步。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同一個天主會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份子，與我們同行，與我們同在。在祂的教會內，在聖體中，在聖言裡，在這個世界上，與我們在一起。就是這

一份親密：祂要我們每一隻羊都回歸到祂的羊棧當中，成就出愛的團體。

因此耶穌基督的愛還包括了另外一個層面：就是那些迷路的羊要被領回來，那些受傷和病弱的羊要受到照料。「能夠領回」，「有能力照料」必須要建立在良善心謙這一份成熟的基礎上，這是耶穌的特質，也是我們被召喚成為祂牧場上的工人首先需要具備的條件。「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耶穌基督是如此溫良的愛了我們。祂不用言語，他用祂的愛和溫良的行動愛著我們，這一份溫良的愛，強大不已，因為它反映出耶穌聖心的愛的力量。也正因為如此，祂才會要求我們：「你們要彼此相愛，正如我愛了你們一樣。」

這讓我們不能不檢視自己，「我們是否能夠以耶穌愛我們的方式彼此相愛？」我們能否以耶穌的這份親密、溫良的愛來愛我們的所愛，並且分施給週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們？祂走近我們，愛我們。我們能不能夠用耶穌給我們的愛，以愛還愛的用行動去親近別人？就像那一位善良的撒瑪黎雅人一樣？當我們以與撒瑪黎雅人同樣善良的愛親近他人時，透過這一份愛，同時也就與天主親近，也能溫良的與祂在一起了。這正是以愛還愛的境界。

然而，很多時候要去接受天主給我們的愛，比我們愛祂更難！主要是因

為我們對開放我們自己的心門，總是不那麼灑脫。接受祂的愛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夠放開我們的心，好讓耶穌接近我們，愛我們。容許耶穌愛我們，其實這是很困難的。我們需要祈求這樣的恩寵：『主耶穌，我願意愛祢，也很想愛祢，但請教導我，好讓我能夠首先接受祢的愛，感受祢的親密，祢的溫良！』願好天主賜給我們「開放自己」這樣的恩寵。

「名符其實的愛的團體」是我對耶穌聖心堂的期望。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的信仰不應當是一種應不應該遵守法令規條或者要將自己的理想或理念付諸實行的決定，更不是隨意的按著自己的情緒糾結在自己的喜怒哀樂當中。它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人單純的愛，因為祂的本身就是愛，祂就是耶穌基督，我們的主，有了祂，我們就有生命，沒有了祂，我們就沒有生命。所以這個團體要愛、要延續、要長久、一定要祂、一定要愛，因為祂就是愛。所以當我們在愛中行事為人，我們才會是一個有生命的團體。

耶穌說：「來，跟隨我！」祂的這句話是我們生活的核心，人生沒有多少個三十年，趁我們還走得動，跟隨祂，活出愛來。既然耶穌聖心堂是一個愛的團體，新加入這個團體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就請不要再當一個拘謹旁觀的客人，而是一個願意付出，彼此扶持的家人，這時，愛

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大道理，愛早已成為活出身邊小事的圓滿溫馨，像是一個微笑，打個招呼，撿個垃圾，物歸原位，排個桌椅，這些不經意的小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培養修身齊家之道，它也能彰顯出我們處處為其他的人着想的美意。等我們行有餘力時，加入各個不同的小組與善會去做愛德的工作，從彼此相處與服務的過程中，增加對「愛天主於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己」的認識。畢竟耶穌聖心堂是大家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裏，希望個個都能活出愛來，也就是懷著耶穌說的「正如我愛了你們一樣」的那種愛去做身邊的小事，如此使得我們身邊的人都能從我們的思言行為當中認出我們就是那種為小兄弟所做的基督徒。

最後，愛是需要學習的，要是沒有學習的對象，或者不知道要怎麼學習，我們就不容易知道如何的去接受天主的愛？如何的去活出健康的愛？所以我們必須要走出去學習，倘若祇想安逸的待在自己的舒適圈內，我們將無從開放自己，即便有愛，這種愛也是愛不出去的。因此，無論是教友或神職人員，教區有好多的資源可以提供，如果願意走出去，從這當中應該可以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走出去絕對是有它的價值的。這是耶穌聖心堂在尋光之旅的路途上可以、也應當仔細思考的。希望以後我們再做回顧的時候，耶穌聖心堂能夠走出去實現她愛的學習。阿們！

悼念美東華人天主教領袖江綏蒙席

Paul Wang



我收到朋友轉來江綏蒙席（Msgr. Joseph Chiang）逝世訃告，心中十分難過。我認識江蒙席近三十年了。緣頭是我寄了一張七十年代前期他與于斌樞機、雷震遠神父、毛振翔神父一起在紐約市天主教中美聯誼會大樓前的照片。他回函表示驚喜和感謝！他記得參加過那次活動，但不知道有此留影存世。

後來我們來往就多起來。他陸續送我不少資料：他服務的新澤西州華人教會，負責的北美聖職人員聯誼會以及他個人的一些資料，如書信、日記、照片等。他原名江信光，教名若瑟。我找到其母寫給家中長子光兒的信。1949年他離開中國大陸時方改現名江綏。

江蒙席極富語言天賦，兩年內取得紐約大學西班牙文學碩士以及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現代語言碩士的學位。除了在教會學過拉丁語外，他熟悉英語，在美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精通西班牙文，也通曉義大利文和葡萄牙文。這使他方便與美國各族裔的天主教徒溝通。他曾任全美天主教退伍軍人聯會總指導司鐸。退伍軍人是美國一個相當特殊的社會群體，各族裔的熔爐。他是紮根於美國天主教會土壤的少數華裔神父之一。

當然為華人服務更是江蒙席的職責。他擅長中國各種方言。他學過粵語，1949年隻身到香港入道明會，1952年發初願。他會閩南話，1960到1967年擔任臺灣高雄市道明中學負責人。1975至1978年他返回台灣，任高雄市加大利納聖堂主任司鐸，籌組台灣區中華道明會。他出生於福州市倉山區，福州話是他的母語。他在美國擁有龐大的閩省籍教徒粉絲。其實他的國語也相當流利，極大多數中國人是用普通話與他交談。對第二代華人他通常用英語講道。他喜歡使用對方的母語交談，這對其傳教工作大有裨益。

江蒙席自1970年起擔任新澤西州哈爾遜縣指導神師。它靠近美國大都會紐約。故江蒙席常在紐約一些華人聚集的教堂講經論道。

1978年他又一次從臺灣返回美國，創立並擔任北美華人聖職及男女修會成員聯會會長。1998年該會成立二十周年，他榮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贈的傑出領導獎。

1988年他創立北美天主教華人牧民中心，其後進一步說明建立邁阿密地區天主教華人牧民中心計畫。他還出任美東華人夫婦懇談會輔導神父長達十六年。

1996年他在紐約聖若瑟教堂協助華人教友成立母佑會（Mother of Help Association of St. Joseph Church），提供華人移民協助。

1999年他成為新澤西州玫瑰堂首任華籍本堂神父。2000年4月30日他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晉升為蒙席（Monsignor）。

2003年江蒙席榮休，住入新澤西州 Rutherford（60 Home Ave）的天主教養老院。但他退而不休，馬不停蹄在世界各地向華人傳教，在中國兩岸三地，從加拿大到南美洲。直到數年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降臨，他搬離居住多年的養老院，九十高齡的老人從此基本上銷聲匿跡。

2021年底我打電話告訴他鄒保祿神父逝世的消息。他在話筒裡喃喃自語：他比我年輕怎麼先走了。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通話。江蒙席（1929.1.20—2023.7.25）比鄒神父（1939.6.19—2021.12.24）大整整十歲，晚逝一年半。兩人是同鄉，從福建、澳門、香港、臺灣到美國，都有所交集。江蒙席能言善辯，妙語連珠。而鄒神父則以筆耕傳教見長。

江蒙席的殯葬彌撒在2023年7月31日（週一）舉行，地點在他服務過的新州 Rutherford 的 Church of Saint Mary 教堂（91 Home Avenue, NJ 07070）。靈柩安放在新州 North Arlington 的聖十字墓園（Holy Cross Cemetery, 340 Ridge Road NJ 07031）。他生於1929年（網上有一說1931年），有其初中畢業證書為證，故享年94歲，高壽。

1959年3月14日他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晉鐸。2009年3月15日在紐約曼哈頓聖約瑟教堂（St. Joseph Church）舉行紀念其晉鐸五十周年金慶活動，近千名教友參加感恩大典，可謂盛況空前！想當年他在全球華人天主教界知名度甚高，至少是公認的美東地區華人天主教領袖。

江綏蒙席是彭保祿神父的密友，達拉斯華人教堂的恩人之一。我借《葡萄藤》園地為此位孜孜不倦的天主教漁夫送行，謝謝大家！

天主教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的前世今生

愚公

今年是耶穌聖心堂慶祝建堂三十周年堂慶，這意謂著說：1993 年是我們聖心堂成立的年份；但那是從我們開始擁有一個堂址的日子來算。在建堂之前的草創時期卻是遠遠早過這建堂的日子。聖心堂草創時期要追溯到 1981 年的夏季，這九年的草創時間，我戲稱之為「前世今生」。

話說在 1981 年，達拉斯有兩位華人天主教友萬建心和傅振國成立了這個團體，他們定期借用達拉斯的 St. Rita Church



傅振國和萬建心



後排左起：黃宏基，張新泰，朱修華神父，萬建心，傅振國，王正
前排左起：席鯤珍，副主教 Rhekemper 蒙席，楊治財，李璐

來望彌撒，有記錄的是在 1981 年的 7 月 4 日就有教友們和狄剛主教來訪達拉斯的聚會，和在 St. Rita Church 舉辦的週六讀經活動。

這小團體在逐漸成長，1986 年我們有了首任指導神師朱修華神父。那時候教友大約有卅人，主日彌撒是在星期日下午三點舉行，接着是查經活動分享、討論事項、兒童教育等。在星期日下午匆匆完成一個星期的活動。朱修華神父經常主動出擊，每週六晚皆到不同的教友家帶領查經，不出半年就有了豐碩的成果，每次主日彌撒人數是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成長，而且辦起了中文學校和聖詠團。就在此時，大家產生了擁有自己教堂的願望。

團體在 1990 年三月向教區提出建堂計劃。七月朱神父任滿。我們找到能來達拉斯擔任一年任期的程若石神父，雖然只有一年的任期，程若石神父二話不多說地加緊處理堂務，在達拉斯和阿靈頓兩地拜訪教友以及開查經班，結果一年中有七位慕道者領洗，也找回不少老教友回歸羊棧。程若石神父離開後，我們又找到陳永怡神父，他到任不久，理事會宣佈已在李察遜找到一幢地點適中，價格又適合我們的十八間房間的辦公屋。將之改建為教堂的作業也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很可惜在 1992 年陳永怡神父因私人原因離開了達拉斯，接著由陳琨鎮神父接任帶領我們。



1992

購買商業建築，開始建堂計畫



1993.9.18

屬於我們自己的新家落成了
達拉斯華人耶穌聖心堂獻堂

在 1993 年的 9 月 18 日，由 Grahmann 主教祝聖新堂，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正式成立啓用。

飲水思源

萬建心

1980年，因為轉換工作搬到德州達拉斯的北郊普蘭諾市，並且迅速地和本地的華人教友取得連繫，起初人數不多，大家就從居家查經開始。遷來北德州的周年（1981）美國國慶日的長週末，驚喜地迎接兩位遠來的稀客：



台北教區賈彥文主教及嘉義教區的狄剛主教。兩位主教藉由在舊金山學習英語之便，來德州訪問本地的華人教友。在飛機抵近達拉斯機場時的廣播，讓兩位主教忙著在錢包裡找兩元（to Dallas 被誤解為 two dollars）的笑談，思及這段往事總會引發由衷的歡笑。在香港樓（如今的麒麟閣）

歡迎兩位主教的聚餐活動，其樂融融的氛圍，也分享到鄰桌的一位牛仔，在我們結賬時，櫃檯小姐說我們的餐費已被那位慷慨的牛仔代付了。至今仍然沒有機緣向這位牛仔致謝。

兩位主教的到訪，機會難得，就由和當時的達拉斯教區副主教瑞凱伯（Rekemper）熟悉的傳振國兄出面接洽訪問達拉斯教區隨彼（Schoepe）主教的事宜。這件看似小小的一樁禮貌上的拜訪，卻成為達拉斯華人教友團體的重要里程碑。在這次短暫的會晤，兩位主教要求隨彼主教幫忙照顧在達拉斯教區的華人教友，並

協議每兩、三年由台灣選派一位年輕的神父來教區大學（University of Dallas）進修，同時利用週末或是課餘時間照顧教區的華人教友。第一位台灣派來達拉斯的是朱修華神父。在他的帶領下，引進了許多教友，也使得



主日彌撒得以在 St. Rita 教堂的小 chapel 按時舉行中文彌撒，也讓我們有機會和臨城福和市及阿靈頓（Ft. Worth 及 Arlington）的教友們認識互動。漸



漸地，小小的 chapel 經常有人滿為患的感覺。當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向主教匯報華人天主教教友的近況，也為了建立未來的華人教堂的可能性作了初步的探索。當時達拉斯的一些老教堂已經逐漸空出，因此隨彼主教認為我們將來可以考慮認養一座老教堂，而不必另蓋新的教堂。

經過幾任年輕神父的帶領，華人教友家庭的陸續增加，又經過幾任主教的輪換，對於另起新堂的認知也不斷地改變。雖然我們這一家因為工作的變遷而於 1987 年搬離普蘭諾，但我們和達拉斯華人天主教會的緣份一直維繫不斷，讓我們見證了一個充滿歡樂友愛的團體。在此建堂卅周年之際，思念感恩達拉斯教區給予的大力支持，使得這個華人天主教團體得以成長茁壯。並祈願好天主繼續守護這個大家庭，讓她發放更多的光和熱給每一位親近的華人及鄰近的天主子民。



1992

歡 歡
送 迎

程 陳
若 永
石 怡
神 神
父 父

建堂三十周年感言

王正

今天突然收到甘哥哥的電郵，要我為建堂三十周年寫一篇感言。他的邀請頓時讓我陷入了深沉的回憶中…

對大多數的教友而言，耶穌聖心堂今年是三十歲；但對我來說，自一九八三年加入這個團體以來，至今卻已整整四十個年頭。環顧四周，當初的十來家成員如今還在聖心堂的只剩兩三家。如果我不趁此時



時分享團體過去的經驗與心得，將來是否還有機會就很難說了。以下就請讀者們耐心瀏覽我這老王賣瓜、野人獻曝一番了。

回想這四十年來我們為什麼能從一個小小的信仰分享團體成長成有數百人之眾的正式堂區，而且還興建了一座美侖美奐的教堂？我思前想後總結下來應該是由於下列幾個主要因素：

一、本團體是由教友自行發起組成的。因此從起初就建立了一切事物都由教友自動自發的志願服務的傳統。這個傳統使本團體在一九九三年長達近半年沒有神父的危機中照常運作，而且能安然度過，也因此節省了高昂的人事費用並能積累資金以購買或建立教堂。

二、聖神的呵護。我們團體在第一任神師朱修華神父抵達後，就開始借用美國教堂做彌撒，借堂區小學的教室辦青少年宗教教育及兒童中文學校。如此持續了數年，教友常有寄人籬下的無奈感，就在此時突然有一住福活市的教友毛台琴姐妹經聖神感動在舉家遷往休斯頓之際，突然出人意外的丟下一千美元的捐款，說是要給團體作建堂之用。她這一舉動有如向我們團體投下了一枚震撼彈，因為我們團體那時小得可憐，只有不到三十家人，從來不敢有建堂的想法，在我們的言談中也從來沒出現過「建堂」二字。如今一位即將搬走的教友拿出一千元捐款要我們建堂，我們能將她的建議束之高閣置之不理嗎？於是團體如夢初醒般成立了建堂委員會，開始策劃建堂的事宜。當時的初步構想是由三十家人，每家認捐兩千元以湊集六萬元。個人當時也是建堂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與另一委員陳淳民弟兄同被分配到尋找二手建築物以改裝為教堂的任務；但是因為手上錢數與要購買的

建築差距實在太大，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建築，陳弟兄就提議先去比較偏遠的 McKinney 買塊地，等將來有足夠的經費再到那裡去蓋教堂。可是經上這樣記載說：「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當時美國正在鬧儲貸銀行大量倒閉的金融危機，達拉斯的房價史無前例的大幅下跌，我每隔幾天就會在郵箱裡收到銀行拍賣收回的房地產的廣告型錄。有一天，發現有一棟辦公建築就在華人聚居的理查遜市，且離理查遜市的 Chinatown 不遠，建築面積大小正合我們的需要。我就開車去繞了一下，發現該建築是磚牆尖頂平房，只要在頂上立個十字架就有教堂的樣子了。興奮之餘，當下就去問該銀行如何參加拍賣的事宜，可是該銀行卻說你們只要出個價，我們再看能不能賣。這下可難倒我了，因為我完全沒有概念這回收的房子值多少錢，出多了怕買貴了，出少了怕錯失良機。結果稍一打聽竟有一位教友的弟媳婦在該銀行當經理，於是就請她打聽一下價錢的事。她的回話是該建築的屋主當年是花了四十餘萬建了該房，結果我們討論以後就出了個十八萬起價。等了幾天後，該銀行還價十九萬五千而且說是最終價錢。我們把募到的所有款項，再押上銀行貸款，終於以低於五折的價錢在聖神的帶領下買下了我們團體的第一座教堂。之後，我們雖然已沒有餘錢來改裝此辦公建築為教堂，但我們一邊募款一面裝修。教友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年多後終於全部完工，經主教祝聖為耶穌聖心堂。聖神對耶穌聖心堂的呵護並沒有就此停止。我們進駐新堂數年之後，DART 在對街後面不遠處建了一地鐵站，從此我們教堂的房價就一直在上漲。到二零零五年我們要賣該教堂以籌款建新堂時，本來有一對街的少數民族的宗教團體跟我們簽了約要買該教堂，豈知到了結帳那天他們卻爽約了。這下可讓我們陷入了困境，因為賣教堂是要很長時間的，尤其是天主教堂結構比較特殊。但是不出多久，一位基督教牧師帶著他的家人來看我們的教堂，一看就愛上了，而且他們還出了他們認為合理的較高價錢。當別人告訴我那價錢時，我不禁嘖嘖稱奇，因為那正是我當年打聽來的原屋主的造價。如果不是聖神的作工，世上有那麼多巧合的事嗎？總結多年來的經驗，從此我更加堅信一句話「天主要的擋都擋不住，天主不要的怎麼都搞不成」；我們只要承行天主的旨意，「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瑪 19:26)。

三、重視聖經分享小團體的組成。本團體自一九八一年初始之時就是以每月首週六下午 St. Rita Church 的讀經及信仰分享小團體的形式存在。及至一

九八六年首任神師朱修華神父履新，更是每週六都到不同的教友家庭帶領讀經與信仰分享，他透過這種方式將信仰帶入了教友的家庭，將本團體建立成為關係緊密且有活力的社區(community)。他同時也訓練我們教友帶領查經，他離任後聖經分享小團體繼續蓬勃發展，最多時有十個小組。近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只剩兩個線上小組。解禁以來，有兩個小組在教堂重新啟動。希望有更多的教友能自動自發的來主辦聖經分享小組，因為主日彌撒較缺教友之間橫向的連繫，而且信仰重分享，別人的經驗與心得可以作為我的借鏡。傳統天主教徒對聖經認識較少，聖經分享小組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它也為非教友提供了一個沒有任何壓力的認識天主教信仰的場合。聖經分享小團體就像教堂的細胞，有信仰活潑的細胞，才有蓬勃發展的教堂，我們不應丟失這個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寶貝。



四、牧靈關懷是福傳的不二法門。經過多年嘗試不同的福傳方法，發現牧靈關懷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每個福傳對象都有不同的生活上及精神上的需求，福傳人員需要能夠耐心的陪伴他，瞭解他，幫助他解決問題，才能成功的將對方引入天主的門棧。本堂過去在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首推顏進三，李雪夫婦。祈求聖神能感動更多人出來為牧靈關懷出力。

五、團體人數雖少，但教友彼此熟識，透過祈禱網互相代禱互相扶持，使教會有如愛的大家庭，凝聚著極強的向心力。兵在精不在多，對於一個彼此相愛的信仰團體，在聖神的大能帶領下，沒有辦不成的事！

六、提供合乎教友需求的服務。如舉辦青少年宗教教育，中文與中華文化教育等。這些服務對特別重視子女宗教信仰與文化傳承的華人是深具吸引力的，近年因新冠疫情曾有所停頓，今後只要力所能及，希望能繼續舉辦下去。

依個人淺見這六個因素是促成本團體能夠小兵立大功的根本原因。鑑往知來，當此教堂中生代逐漸進入接班之際，希望能參考採行這些行之有效的作法，使團體能夠生生不息永續發展。願聖神繼續以祂無可言喻的嘆息代我們耶穌聖心堂轉求，以迨永遠，及世之世。阿們！

耶穌聖心堂歡迎您

慕道班小記事

今年是我們耶穌聖心堂建堂 30 周年，聖心堂在 8 月 26 號星期六舉辦了一場「尋光之旅」信仰分享會。聖心堂各幹事組及善會，也發揮了基督肢體的最大功能，協力完成這個充滿意義的活動。更要感謝全體教友的支持及參與，讓我們能在光中傳遞天主愛的訊息。

「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谷 1:2-3）這是我們每個基督徒的使命。我們都是福音的種子，在基督內，協同基督，讓我們的信仰，讓我們的生活能夠平安美好。



我們耶穌聖心堂的主保是耶穌聖心，耶穌聖心的寶血及活水傳遞的訊息是救贖及滋養。當我們得到祂的祝福及醫治，我們也要將祂帶來的訊息傳送給每一個需要的人。使受苦者得到安慰，心靈破碎的得到醫治，尋求者得著倚靠。願信仰旅程，在共融互動的扶持之下都受到安慰鼓勵。

這次「尋光之旅」邀請了四位弟兄姐妹來分享他們在信仰的過程中，如何受到光的召喚，以及與光的相遇。好聽的音樂可以帶來心神的愉悅，信仰見證能使我們在光中與天主相遇，帶動唱的氣氛能活躍我們的心靈。在「尋光之旅」中，召喚者的聲音繼續引領我們歸向天主。餐敘的時刻，我們欣賞著 30 年來耶穌聖心堂的時光之旅。耶穌聖心堂歡迎您來與我們一同在光中敘愛，耶穌聖心堂將為主耶穌基督繼續傳遞天主的愛。

這一次活動的籌辦時間非常短促，但我相信這是天主對我們的邀請。半個小時之內我聯繫了活動組長、諮議委員、慕道班組長，兩個小時之內我們便決定了這一項活動的內容。我將辦活動的初心報告給他們：疫情結束了，我們可以來籌劃及重新開始，各組可藉此活動，讓大家再回到耶穌聖心堂，使一切活動的火苗再次燃起。

我是想法很快、做事很快、動作很快的懶惰人。由於過去辦了幾次信仰分享會，雖然腦袋瓜想法絕對是滿滿的，但要喚起這個動力呢？需要自己督促自己！當然天主的祝福是源源不斷的。雖然有多次督促自己的經驗，

但是一定要聆聽別人的意見，只要別人有要求，我一定百分之百的說好。我不善於溝通，但我是行動派的。所謂的行動派就是，我告訴你，我要怎麼做。雖然不是要你照我的做，但是，是讓你去做你該做的事情。感謝天主，大家在百忙之中承擔了此活動的工作項目。雖然我們只通了一次電話，一次聚會討論，就定案了。因為各位哥哥、姐姐都對我太好了，我相信、我也知道這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標記。

至於信仰分享的人選，我只祈求天主給我祂要的人。這四位弟兄姊妹，除了一位我曾經在慕道班聖言分享的幾次課程中與她有過短暫的接觸外，在我邀請他們之前，我們不認識彼此，而他們卻在當下應允，真的讓我特別感動。他們很勇敢喔！信任我這個不熟悉、不認識、沒見過面的人（還好我不是來賣膏藥的，不然他們還得掏腰包。）感謝天主，讚美天主，讓我看到天主真的與我們同在！我在第一個星期決定辦活動，第二個星期邀請分享者，流程進行的這樣順利，真的是天主對我們耶穌聖心堂的祝福。我與劉貞妮姊妹持續地以電話問候及家庭探訪這四位分享者。經過幾次分享、聊天，現在我們應該不再不熟悉、不認識、不會面了！要不然，我這個懶惰的人，即使看到人，也永遠記不住對方的名字。

我來耶穌聖心堂已經 27 年了。那天我告訴女兒及兒子，聖心堂已經 30 年了，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幸能夠參與下一個 30 年的慶祝。因此，我就好好的督促自己，別讓內心的「懶惰人」使壞。所有事務，我能自己動手做的或能開車去尋找的，在一天繁忙的工作結束後，就馬上衝鋒陷陣，並安慰自己，就當是逛街吧！因為我的許多不足，所以兒子女兒都派上用場了。若是在商店裡找不到我需要的東西，我就請他們在網站上面幫我尋找、比價。

今年我也硬著頭皮，在彌撒中，上台恭念「讀經一」，並硬著頭皮搶著寫「信友禱詞」。藉此機會，我也邀請您們，歡迎一起來參與堂區的事工服務：彌撒讀經員、編寫信友禱詞、為《葡萄藤》撰稿、參加慕道班、聖母軍、等等。



再次謝謝大家，讓我們在耶穌聖心內，繼續傳遞天主的愛！



門關上了， 主會為人開一扇窗

許冠群

我父母是印尼華僑，在五、六十年代從印尼去中國讀書，其後到了香港定居。由於他們讀書時期所受的教育偏向唯物論，雖不至於無神論，可他們沒有信仰的概念。我家以前跟幾位姨媽和她們的家人一起生活，她們的家人跟我父母都有類似的背景，所以我從小直到上中學以前，對宗教信仰是完全沒有概念，只知道家人偶爾會拜神，至於是怎麼樣的神，毫無概念，一無所知。

因為跟姨媽和家人一起生活，所以我跟一位比我大兩歲的表哥感情特別要好。然後表哥上了一所基督教的中學，從他口中知道他有一門宗教課，要用一本很厚的書，叫「聖經」。那時候的我，當然不知道這本又厚又重的聖經是怎樣的一回事。到我要升中學，因為是派位的緣故，派去了一家天主教中學，可是我母親認為這一所天主教中學不適合我，於是她帶我去考另外一家中學——慈幼中學。這是天主奇妙的安排，不論我媽怎樣選，我都得上一所天主教辦的中學，從而認識天主。

在中學每個星期總有一堂課叫「週會」，這「週會」比較悶。到了學期中間，坐我前排的同學就問我有沒有想過不去上週會？當時我立刻就問他是怎麼能不上週會呢？他說神父告訴他「慕道班」就是每週週會的時候上課的，如果我選擇了上慕道班，就不用上週會。我當時不知道這慕道班是甚麼，心想只要能不上週會就好，於是就報讀了慕道班，父母當時還在問為甚麼去上「舞蹈班」就可以不上週會呢？因為廣東話慕道班和舞蹈班說法都一樣，只是聲調有差別，所以他們其實搞不懂慕道班和舞蹈班。現在看回來這是天主對我的第一次召叫。

正式的慕道班本該上夠兩年，可是到了我中學二年級剛開始沒多久，也就是我上這慕道班才一年多一點，神父就問我想不想受洗。我那時有問是不是可以再上多一年才決定，然而神父說如果我願意就可以受洗，不一定要再上多一年。於是我想想了想，決定了受洗，可老實說當時並沒有想過受



洗是甚麼，也沒想過還有父母的一關要過！決定了受洗，神父就要辦理一些手續，其中原來包括要家長簽字允許我受洗。所以當神父給我那封家長信，我就拿回家讓我父母去簽。可是我爸就跟我說了他不簽，他說他不知道我要信的是

是甚麼，所以他不會簽；我媽也只聽我爸的。當我把這封沒有家長簽字的信拿回去給神父，神父就說會跟我爸聯繫，跟他了解多一些情況。隔天晚上，我爸接了神父的電話，談了大約半個小時。電話掛上以後，我爸就跟我說了要我自己決定是否受洗，他不會反對，可是無論如何他都不會簽這封家長信。之後的那天上學，找了神父，我問他怎麼辦？神父再問我是否願意受洗，我說願意，神父就在我面前，於家長簽名的一欄寫下了「父母不反對」，解決了父母不簽名的事，順利地在當年復活節受洗成為教友。這個是我以為進天主教的門被關了以後，天主透過神父開了一扇窗，讓我順利進入主門！

其實受洗入教，只不過是跟天主建立關係的第一步，而我這第一步並沒有走好。剛入教的幾個月，每週日還會上聖堂參與彌撒，可是過了不到一年，我開始懶散，再沒有每週上聖堂。直到四年後的六月，我那位至親的表哥意外離世，再過了一年以後的十一月，我妹妹也離世了！兩位我從小就一起生活成長的至親在不滿兩年以內接連離世，這對我的震撼異常地巨大 - 這讓我從新思考生命，也觸發了我重回聖堂的心。本來是教堂 CEO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的我，在我妹離世後的復活節回去了我中學參加週六晚彌撒的教堂；彌撒後遇見了中學同學，原來他加入了教堂的聖詠團。他邀請我跟他一起每週日在聖詠團服務，我當時答應了，可之後我藉

大學考試推說沒空。後來到了五月份，當時的聖詠團團長打電話給我，再次邀請我參加聖詠團。於是我在那一年藉著加入聖詠團，從新開始每週參與彌撒。這次是天主藉著生死的大題目，關上了我和我在世最親的同輩們一起成長的門，可是祂開了這一扇窗，把我重新領回祂的羊棧，並開啟了我在教會內成長的新章。

人很多時候當事件過去以後就有可能把天主放在一旁，我當時的確就是這樣。雖然我加入聖詠團每週參與彌撒，可是過了兩三年以後習慣了，有點公式化，也慢慢的沒有很感受到天主的存在。然而在我上研究院時，曾經以為自己有能力足以完成研究課題的我，遇到了很大的挫敗，我花了一整年研究的方案竟然失敗了！我不懂得如何去面對這個困難，當時我足有另外半年待在實驗室，可是每天都找不到方向。在我研究導師的建議下，我跟研究院請了一個月假，放空自己。這半年內每週日的彌撒祈禱，聖詠團的聚會，和聚會後跟幾位團友遠離市區閒逛，支撐了我的精神狀態。時候到了，我研究導師迫迫我下決定時，我祈禱天主好讓我能下個退出或繼續研究下去的決定。在我祈禱時，我想起了《天主沙灘的腳印》：

有一天，瑪麗做了一個夢。

她夢見自己走在一片金色的沙灘上，海浪正柔柔拍打著一雙足踝，一切都是那般沁涼宜人。

而夢中的此刻，神也走在她的旁邊。

她抬頭，蔚藍的天空正倒映著她過往的人生，於是許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片段便在眼前一幕幕地閃過。

瑪麗注意到，在那些回憶的場景中，沙灘上總有走過的足跡。

從前是她一個人行走，但信主後，沙灘上開始有了第二行腳印。瑪麗知道，那是主與她同行的證明。

但是，瑪麗卻心碎地發現，往往在她經歷重大難關、人生的低谷時，沙灘上卻只有一行腳印。

她忍不住對主抱怨：「你答應過我，會陪我走過生命中的每個關口。但我發現在那些時候，沙灘上卻只有一行腳印。」

「為什麼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不在我身邊？」

這時，神回答她：「孩子，我從沒離棄過妳。」

「當妳看見沙灘上只有一行腳印，那是我的足跡。是我在妳一切的苦難中，背負著妳行走。」

在想起沙灘的腳印的同時，我也想起了一份我沒有詳細看過的研究資料。祈禱後我立刻把這一份研究資料詳細看一遍，從中我看見了一些我沒有考量過的研究方向，我於是跟研究導師確認了回實驗室繼續研究下去。從當天起，我以這新的方向，成功實現了我研究的主題，並且順利的從研究院畢業！這又是天主要關上我自負的門，開一扇依靠祂的窗來讓我面對困難！

時間推轉，我在天主的帶領下，不斷的得到祂仁慈的回應與幫助。讓我再分享一個比較近期的事：我從事的行業在香港從十五、十六年前就不再發展，要發展事業的話得要回中國國內或者去美國。剛在九年前我公司就把香港的研發部門裁掉，只把我和我上司留下幫忙一下市場業務，當時我從美國同事口傳得知香港只會縮編。我從那時起就祈禱天主給我一個明確一點的方向，該如何做才能對家庭帶來穩定，讓小孩們健康成長！我也不斷向美國的老板們要求從香港調遷美國。六年前，我那時已經問了公司三年，可是從來得不到能夠調遷的回應，我當時感到灰心。我當時的祈禱是：天主，請俯聽我的祈禱，幫助我找到能讓家庭穩定，孩子能健康成長的地方。於是我就在外頭找機會，美國/新加坡/德國我都找。一整年過去，就算是找到機會，總是在最後關頭被擋住。就在我感覺前路不明的時候，在那一年的聖誕節我再次祈禱，突然就想起了瑪 24:36 —「至於那日子和那時刻，除父一個外，誰也不知道，連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天主說真的。十天後新年剛上班第二天，我接到了美國老板的電話：公司決定了我的部門不再能有員工繼續在香港工作，要麼把我裁掉，要麼就在那一年的上半年就要到美國報到成為美國的正式員工。感謝天主，這許多道往香港以外地區工作的門都關到死死的，天主卻在這時刻為我家開了一扇移居美國的窗！現在往回看，時間也正是在香港政治突變以前發生的。

我希望今天藉著我的分享，能讓大家感受和了解到天主是如何在門關上時，幫我們開一扇窗！也希望大家能記得天主的救恩，不光在我們領洗的那一刻而已，而是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直到我們走到今世的盡頭！普世萬民，請來讚美我上主，阿肋路亞！

事事有定時

陳藹儀

對於我領洗入教的過程，就是自自然然的發生。我媽媽是一位佛教徒，但她卻把我和我姐姐送進天主教學校就讀，因為當時天主教在香港所辦的學校辦得很成功，市民普遍都喜歡送子女到天主教學校升學，我媽也不例外。就是這樣，我人生第一次接觸天主教就是在我就讀的幼稚園。校園裏有一座很大的聖母像，年幼時只知道聖母很是美麗，卻對她一無所知。



長大後，我當上了幼稚園教師，獲聘於一所天主教幼稚園，當時的校監就是該堂區的主任司鐸——梁達材神父。他是一位十分慈祥又風趣的神父，老師們都很喜歡他，他時常給老師們支持及鼓勵。每年暑假前，所有教職員都會獲邀到神父辦公室單獨面談，內容都是一般閒聊，了解我們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對該校的印象、工餘活動等。他知道我並未信主，便建議我於工餘時間上慕道班。天主就這樣透過梁神父來邀請我跟隨祂，經過為期兩年的慕道課程，也順利通過考試，我便領洗入教了。我好感恩，雖然媽媽是佛教徒，但她十分尊重我的決定，並沒有反對我加入教會。我進教的堂區是個大堂區，教友人數很多，彌撒一台接一台，教友來來往往，別說結識教友，就連打個招呼也沒有，傻呼呼的獨自走去參與彌撒。維持了好一段主日教友的生活之後，在偶然的機會下，媽媽的一個朋友邀請我到她參與的彌撒中心幫忙讀經。誰知第一次到那裡參與彌撒，便被聖詠團拉去加入他們，我也就自自然然的留下來。這個彌撒中心不大，教友們都彼此認識，也很熱情，每次見面都會主動跟我打招呼，給我很親切的感覺。我就是在這團體中結識我的丈夫——許冠群及幾位好朋友。

團體生活幫助了我信仰的成長。除了每主日彌撒後練歌外，團體也有定期的神修、康樂、周年避靜等活動，我也十分投入團體當中。大家都覺得我把大家團結起來，我就自自然然獲邀加入團體的核心成員，最後更自自然然接受了團長的職務。正當一切都來得自然的時候，挑戰就來了。權力可使人跌倒，有了權力之後，人就很容易被魔鬼誘惑，產生驕傲，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時我認為當了團長，理應增長自己在信仰上的知

識，於是我積極參加教會舉辦的課程、講座，尤其是與聖樂有關的講座。俗語有云「識少少扮代表」，我時常把在課程或講座上所學到的「知識」拿來批評團員，總是認為團員們不投入，不「虔誠」！剛巧在這個時候，各團員的生活開始繁忙，學生們忙於應付公開試及升學，在職的團員忙於工作，大家「請假」彌撒的情況日趨嚴重，剩下來的團員也開始尋求另一種神修的方式，當時我感到十分挫敗，怎麼弄得整個團體一團糟？當我感到極度沮喪的時候，在一次領聖體後的祈禱中，天主安慰了我。在我閉眼祈禱時，我很清晰感到自己身處荊棘叢中，心中快要窒息；外面有一道光照耀著，忽然有一隻有力的手把我從荊棘叢中拉出來。我知道是主，我意識到驕傲使我疏遠了天主，心中只有自己，忘記了天主才是主人，是天主再次給我機會，是天主主動邀請我再次跟隨祂，天主並沒有捨棄我。這次與主相遇的經驗給我深深的體會，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經驗。是時候放下，是時候空虛自己，交給主耶穌。與此同時，聖母軍招募新團員，我就逐漸退出聖詠團，加入聖母軍。

其實許冠群比我先加入聖母軍，他也曾邀請我參加，或許就是時候未到，我並沒有理睬他，後來當時候到了，我自自然然就加入了。透過聖母軍的週會、每週工作、祈禱，再使我親近天主，我認為這個神修的方法很合適。亦因為我跟冠群都是聖母軍，大家的神修方法都很接近，我們就自自然然的走在一起，後來更成為我的丈夫。這樣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很可愛的小男孩。可惜在他一歲多的時候，我察覺他跟一般孩子有所不同，他性格特別的固執，對某些情況特別恐懼。還記得在一次主保瞻禮聚餐中，我們的餐桌旁便是擴音器，當司儀開始說話，眾教友都鼓掌歡呼，我兒便立即大叫，面露恐懼。他示意大家停止拍掌歡呼，怎麼也無法安撫他，最後我們只好帶他離開，我直覺告訴我這是個自閉兒。話說回來，我之前提及過我從前是個幼稚園教師。在幼教的訓練課程曾修讀特殊教育，也曾經遇過一位自閉兒學生，這些經驗幫助我提高警覺，及早給孩子評估及訓練。原來天主早已安排妥當，為要給我裝備好來迎接這自閉兒到我們家。教導這孩子真的身心疲累，加上當時懷了第二個孩子，更是辛苦。最痛心的是大多數人都對自閉兒不太了解，每當孩子在街上遇到令他不安的情況而吵鬧時，旁人的眼光和批評更令人心碎。莫說是陌生人，甚至是教友也不是每一個都能接納這「特別」的小男生。兒子年幼時，剛會走路，總喜歡在彌撒中到處閒逛，甚至走到祭台前。作為父母，當然

想要制止他，但他卻大吵大鬧，教友的目光自然落在父母身上，使我們十分尷尬。就於那個時候，剛宣讀完福音，神父卻沒有立即講道，而是說：「這個孩子已經受過洗，聖神已經跟他在一起。聖堂就是他的家，他絕對可以在自己的家走動；你們不專心聽天主的聖言，是你們不對。我從前在意大利舉行彌撒時，不只是小孩，就是動物都是到處走動，我曾經對著一隻牛舉行彌撒。」教友們立刻把目光收回，神父真是我們的救星，天主再次差遣了神父來給予我們安慰。不過話雖如此，在教導孩子上，我們的情緒仍然會反反覆覆地波動著。或許天主知道我未能應付自如，需要一位小助手，便給了我第二個孩子，是位善解人意、締造和平的小可愛，是我們家的小天使。她幫了我們很大的忙，每當哥哥發怒時，妹妹總是想辦法安撫他。自閉兒偶爾會失眠。我們剛搬來德州的某一天，或許是新環境的緣故，兒子無法入睡，但我夫婦倆已經很暈，知道他自己玩耍便沒有理他。誰知妹妹因為不想打擾我們，竟然整夜守在哥哥床邊哄他睡覺，一夜未眠直到清晨六時。我們睡醒後知道了，真的十分感動，天主就這麼寵愛我們，給我們這讓我愛死的小天使。除妹妹外，聖母媽媽也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教導孩子時少不了令人氣結，感恩從前在聖母軍的訓練中，對聖母的德行有所認知，透過祈禱及閱讀聖經，聖母媽媽的言行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使我效法她：默存心中，反覆思量。經過不斷的祈禱，我相信天主派遣仔仔來到我們家中，是為訓練我們的耐性、愛心。使我們在家庭中實踐互相愛護、互相體諒、互相寬恕、互相接納，彼此成聖自己、聖化他人。

事事有定時

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栽種的亦有時；殺戮有時，治療有時，拆毀有時，建築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悼有時，舞蹈有時；拋石有時，堆石有時；擁抱有時，戒避擁抱亦有時；尋找有時，遺失有時；保存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綴有時；緘默有時，言談有時，愛慕有時，憎恨有時；作戰有時，和睦有時。（訓 3:1-8）

透過我的體驗，我更深信萬物皆有時，天主就是萬物的主宰，全能全知的天主總會預先給我們準備好去應付下一個挑戰。天主的時間表跟我們的不同，祂的時序永遠安排得剛剛好，只要我們保存信德、力行愛德、持守望德，自自然然的跟著天主走，誠心祈禱，當天主認為時候到了，一切也自自然然的應付過來。感謝天主！

主愛至深 謝達德



大家好，我是達德。本以為念書畢業以後就再也不用考試了！現在站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信仰，那種面臨考試的緊張感突然又回來了！

還記得小時候，有次課堂上老師要我們想像自己的未來，架構設定一個夢想，重點是必須跟大家分享。當時腦中一片空白，那感覺和現在站在這要分享我的信仰一樣，眼看著身旁被點名的同學，個個都能具體的說出自己的夢想，而我卻沒任何的頭緒，內心慌亂，只能羨慕。深怕被點名，點到的那刻，慌亂之下只能亂謔了一個構思，模糊到老師聽不懂又讓我多加描述，令我驚惶失措。如今距離那堂課早已過去三十年了，對比當初的夢想，到底有多少實現了呢？人說：計畫趕不上變化，只要過於遙遠，往往會不切實際。人們用心的去規劃，朝著夢想理想邁進，假如生命只剩下一天或許更長是六十年，是否都能夠在有生之年將夢想實現？在信仰裡，天主是我們生命的主，人生活在世界上，在日子裡，總也捉摸並計劃著生活方式，而夢想的實踐需要有持續的熱情活力、時間與機緣，及更多的督促自己，不然發展的結果將截然不同。信仰經驗裡我雖不曾看見天主顯像，或清楚讓我知道生命的時間點何時會發生甚麼事情，但我能夠明確的感覺到天主的手總推動著我。祂推著我往那預定的方向前行，就像聖經中約納的故事一樣。天主召喚著約納，縱然約納跑給祂追，最終約納還是乖乖地俯首稱僕。

我的母親有堅固的信仰，我在很小的時候便開始受母親的影響，她費盡心思找方法，以誘導的方式引我進教堂。只能說我母親真的是厲害，照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像似 PUA 大師，軟硬兼施的。在座的父母不知是否曾經為了讓孩子們進教堂，也曾絞盡腦汁呢？當年的我其實沒甚麼特殊的學習或課業，或是平常上學做不了的事，非得週末去做不可。就只是男孩子的貪玩電動遊戲，媽媽管得很兇，只要她不在的時間我便偷玩電動遊戲。媽媽平日裡除了買菜，信仰虔誠的她天天上教堂，但我總是被拉著一起去；那時年紀小，心裡都是不願的。話雖說常常不甘願，但也會有願意去聖堂的日子，那就是聖誕節，因為有抽獎。而堂慶也有園遊會，過年有紅包可拿。想起兒時堂區

彌撒的輔禮是安排各個年紀的孩子進行參與，大約小學三年級開始，我也就被拎著開始學習當輔禮，那時的我更加不願進堂了。一開始有許多的孩子都輪流做輔禮，而星期六晚上的彌撒則是必須要有兩人以上，而搖鈴及提香爐，是由年紀稍長的孩子做。心想其實也沒甚麼，就只是當輔禮，但當輔禮的時間，則要在彌撒開始前提早 10 分鐘就到，遇到大節日時還得在平日去練習，也就是加班。那時年紀小小的我，怎可能會心甘情願呢？

當我的年紀稍長一些，那些比我更稍長的孩子們都開始不來了，有的去遠的地方念書，有的因年齡的增長已去承擔別的工作。意識到這點，突然感受到怎麼只剩我一人？該是輪到我去做搖鈴的服務了！那時的我意識到，原來我對禮儀竟然還是不熟悉。甚麼時候該打千？甚麼時候該給神父端酒水？直到現在仍然對當時感受到的壓力記憶猶新。曾經好幾次，在彌撒進行一半時我剛好鬧肚子疼，只能趁神父在講道理的時候偷偷跑廁所。當年紀又再稍長時，就又被叫去換當司儀職，這下壓力更大了，看著台下的信友，握著麥克風的手總不停發抖。我害怕的不是上台，而是怕搞錯禮儀，在不對的時間請大家起身或坐下。那時的我真的害怕去教堂，並用盡各種理由，不願進堂。讀書時我都是與父母同住並上教堂，直到畢業以後，離開家去別的城市工作，雖沒了束縛，但那段日子有一搭沒一搭的進堂。現在回想，這段自以為自由的日子其實並不快樂，常常感受到空虛。

到底是甚麼改變了我？天主讓我體驗到的幾段故事，徹底影響我重新面對信仰。天主的祝福，賜給我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我有三個孩子。之前在台灣生活的時候，身旁的人看見我們家出門都推著三個孩子，他們面露憐憫的口吻說；將來靠你們了；但這些話語怎麼聽起來令人不舒服呢？好像有著一絲諷刺的感覺。心想，說這些話的人或者是現在的人，是否正為了懷孕生產或者養兒育女而費盡千辛萬苦？畢竟我們也曾經驗過許多的辛苦及難處。

我的太太在第一次懷孕後，產檢一切正常，但在生產的時刻，卻歷經三十幾個小時才產下孩子。過程中，看著太太承受著疼痛，我卻無法替她做什麼，內心的煎熬真實難受，緊握著她的手不曾放開過。看到她的疼痛我想起了天主，心中開始不停地祈禱，祈禱天主能保佑我的妻子順利生產。之後醫生告知產程遲滯，需要動手術剖腹的那刻，太太說她已經沒有原先那樣的痛楚了，當下意識到是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太太被推進手術房的那時，我的心神整個鬆懈下來後竟然睡著了。再次睜開眼睛已經是幾個小時之後，護士說：「母子平安。」她原本要問我是否一同進手術房陪產，後來發現我睡著

就沒叫醒我，真的很感謝天主。曾經以為最累的事情已經過去，但沒想到接下來還有…我們居住在新竹，它是靠海的地區，又以風城聞名，生活上的麻煩無非就是要常常開除濕機。孩子在出生之後就因常流鼻水以至晚上總是睡不好。帶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一切正常，但孩子流鼻水的症狀一直存在著，臉上也開始出現了濕疹。

我親愛的太太為了專心照顧孩子，希望孩子能平安健康的成長及擁有歡樂的童年，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我由衷的感謝她也心疼她，因為一打三，需要運用更多的精神及體力，孩子年紀尚小都靠她自己一個人裡裡外外打點著。在台灣，孩子的教育都很早就起步；不願意輸在起跑點的學前教育，是現今社會一直倡導的，但我們不曾做此選擇及思考，只在老大四歲半的時候才送去幼稚園。那時並沒有理解到那麼小的孩子竟然需要學習各種基本基礎課程，好因應幼稚園的學習進展。送孩子上學之前，除了參觀一下環境及報名的那次進去學校以外，再次被要求家長到學校去的原因竟然是…老師見到我劈頭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孩子智商有問題。要去給醫生診斷，看能不能轉去資源班？」那刻我們的心情簡直似晴天霹靂，老師又說了許多，在那心情下我能聽進多少？但為了配合學校的要求，特地請了假，帶著孩子去醫院檢查。孩子很開心跟著我出門，卻發現來到的地方是醫院，就哭了出來，淚流滿面的問我：「是不是因為我不會讀ㄅㄆㄇ，算不出數學，所以要來檢查？」聽完這句話的我差點崩潰，實在很難想像孩子平常在幼稚園是如何度過的？只能勉強安慰，說只是一般的檢查而已。

當做完測驗，醫生滿是疑惑的說：「你孩子的智商發育完全正常，為什麼要來檢測？」我敘述是老師的要求。醫生思慮許久，訊問我送孩子去幼稚園之前，有沒有幫他預習？我們才知道，原來孩子進幼稚園之前，就應該要背熟注音符號，更要學會基礎算數。這下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並將檢查報告結果交給老師。沒想到老師又當著面直說，他還是認為我的孩子肯定有問題。理由是：課堂上老師要求大家一起畫月亮，我的孩子卻是畫了恐龍；在做算術題時，知道孩子沒學過也有特別提示，但孩子始終聽不懂。老師態度強硬的表示，依她的過往教學經驗，堅定地要求我們必須再到別的醫院做深度追蹤。經過那次去醫院的經驗，我和太太決定就此停止，或許是孩子天資不好，我們可以慢慢地教導，但不願再給孩子壓力及傷害，他只是比較晚開發學習能力，並不代表他的智商有問題，反正這不是學業至上的私立幼稚園，而是我們特別挑選過的公立幼稚園，只是萬萬沒想到，上學的門檻要求也這麼高。

聽聞那名老師，會是下一任的幼稚園園長，以為那一定是位很有經驗有能力且有愛心的老師，應該可以放心讓孩子去學習，但結果這一切並不是這樣的。我的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帶來心理的難受及壓力，對我們內心而言，相對的不捨，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我和太太婚後從第一胎開始都是我們自己照顧孩子，那怕半天甚或一小時都不曾讓家人幫忙照顧。那個時候剛好我姐姐的孩子出生，爸媽去幫忙照顧，而另一個在國外生活的姐姐也生孩子，媽媽就又趕著去幫忙她坐月子，那段時間只能是我跟太太兩個人。在沒有任何家人的幫忙支持下，心裡總是很失落。我轉向天主祈禱，祈求祂的幫助及祝福，讓我的孩子能夠平安健康的成長。在茫然之中內心萌生了離開台灣的念頭，但卻沒有具體的方法。當時我的工作，上司對我還算不錯，特意幫我加薪，還破格拉拔升遷。因為這樣順遂，我對自己的評價非常的膨脹。詢問別人的經驗，還以為出國可能是件輕鬆的事情，我便著手準備，而無視老闆的挽留，毅然決然的辭職。離職後還認為以自己累積了的名氣，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便開始做 **freelancer**。我的心思被滿滿的出國夢吸引著，直到日子已將近一年，我仍沒找到任何出國的方法。

那段日子非常的掙扎。在與同業接觸比較後，才明白世界的寬廣，發現了自己的無知與渺小。看似別人輕鬆就能處理好的事情，我發現，這是一門從未接觸過的領域。我不是本科出身，只因大學修課取得的好成績而自滿，自以為踏進這個行業開始一切順遂並視為理所當然。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是天主照料著我，真的是主愛至深。然而每每看著太太與孩子，心中滿是懊悔。我該如何為未來做決定？我不停地祈禱，祈求天主能帶我走出這個黑夜的隧道。又過許久，某天，朋友突然問我有沒有興趣去他的公司？而在那三年前，那位朋友也曾經邀請過我，心想再看看吧！在收到錄取通知時也沒放心上。雖然經過了三年時間又再次被邀請，已是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畢竟那時的我已經三十幾歲了，對比年輕人來說，肯定更沒有競爭力，不過考慮到當時的窘境，還是硬著頭皮過去了。猶記得面試那天特別的順利，甚至當下就希望我隔天就去上班。雖然知道有工作了，心中卻沒能欣喜，因我的父親在同一天進了北醫開刀。面試離開後，急匆匆跑去醫院探視父親，直至確認一切平安後，才有種能放下心頭重擔的感覺。那天從醫院出來時，大台北的市中心竟意外地飄起了雪花。當路上的行人都因雪花的落下倍感驚喜時，我抬起頭心中默默感謝了天主。是的，這又是一個主愛至深的故事。

進公司打拼了兩年，意外的竟有了機會能夠外派來美國。知道能夠有兩年的時間在美工作，我們便決定帶著孩子前來，看他們在這環境中能否有好的適應；如果不能適應，等我的工作期滿回台灣後再來思考下一步。就這麼才一週的時間就驚訝到孩子的改變。他臉上的濕疹消失了。孩子說，他第一次晚上沒有醒過來直接睡到天亮；以前他常常半夜醒來，但怕吵醒我們，只是安靜的坐在床頭整晚沒睡。我聽了這一切，真是心疼不已。而孩子進入這裡的學校就讀後，從不曾有抗拒，臉上總是滿溢著笑容。眼看著兩年外派時間即將結束，內心開始有了擔心，希望孩子能繼續在這裡學習成長，但我遲遲苦於找不到方法留下來，於是更加努力的向天主祈禱，希望能夠讓孩子們在這留下來，然而在祈禱時，心中卻也總是惦記著在台灣日益衰老身體不佳的父親。就在那時我做了一個夢，至今印象深刻：夢中的我，被一群人環繞著。隔著桌子，我看到他們正在熱烈的討論。仔細聽，發現討論的竟然是我的何去何從。夢醒以後我想起，我們的天主掌管著我的生命，祂一定會給我最好的安排。自從有了那一個夢，至今我的祈禱都深深相信耶穌是我主。我的人生走向是由主安排的，因為天主掌管今天。雖然心裡不再抱持任何決定，甚至已做好該回去的準備，但是沒想到就在這時，一場 COVID-19 在全球爆發了；恐慌與疫情，毫不留情地改寫了人們原先固有的生活型態。就在擔心受怕之餘，公司卻通知，我將在美國永久錄用，原因是無法找到他人來替補。就這樣我留下來了。回想這一切，真的就像做夢，是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賜給我多年前向祂祈求的夢想。

另外一個主愛至深的故事，也是關於家人。當初來美國的同時，心裡總是惦記著在台灣的父母。父親已是年老體衰，而母親也漸漸無法再獨自看顧我的父親了，當時祈禱希望能夠留下的時候，心中就像有一條繩子在拔河。儘管來了美國，然而每年都能有機會回台灣，那怕是在 COVID-19 爆發之後。回台的時間陪伴在父母身旁的日子，雖然不多，卻也不比當年還在新竹工作時，只是週末或節日回去探望父母的時間少。我感受到天主確實的臨在，祂以一種我能了解的方式讓我知道有事情會發生。還記得是 COVID-19 爆發那年回去的，因簽證到期，不得不回去。然因疫情，出入境需要隔離；台灣防疫的很好，當時還可以探望親人。父親已經住進了在陽明山的養老院，縱然路途遙遠，但為能見到父親，這點辛勞都不算甚麼，只希望把握時間。那次前去探視父親是無意中的決定。當時手續辦完了，心情很是輕鬆，看著還有時間，便臨時起意直接上山去。父親見到我也很驚喜，兩人就這麼聊著天、

敘述著過往的回憶。父親好幾次催促我該回去看顧孩子了，但我的心中感覺該留著；直到黃昏，我才搭了最後一班下山的車離去。臨走之前我還跟父親約定，改天再上來陪他。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探視父親的時間了。

探視完父親的隔天，台灣拉上了三級防疫，養老院再也不讓探親，就算人到了，也只能隔著玻璃窗對望幾秒。心裡雖然很焦急，卻也因前一天已與父親相見了，心裡比較不失落。待簽證辦完，我只能帶著孩子回到美國。回來以後這裡還是暑假期間，幫孩子安排一些活動，於是我跟朋友相約兩家人一起開車出遊，要來一個州內旅行。沒想到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接到姊姊的電話，她希望我能快點回去，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突然病危了；但又擔心著太太從來沒有開車上快速道路的經驗，我很是緊張。想著這次旅行前後也才四天，要不等到回來之後再安排也可以。太太知道我的憂慮安慰著我說：「回去吧！如果因為這四天有了什麼遺憾就不好了，我會想辦法克服在高速路上行駛的恐懼。」於是在當天，我就訂了機票直奔台灣。

到達台灣的那天已經不是三級防疫，但醫院怎樣也不肯讓我去病房探親，非要我待滿 14 天隔離。這段時間真是心急如焚，好比當年陪太太生產的著急，希望能快點見到父親。我向天主祈禱，祈求天主能減輕父親此刻的苦痛，那怕見不到也只有接受。懇求禰垂憐我的父親，願照禰的旨意成行！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我終於出關了，立馬直奔醫院。因家父有糖尿病，醫生無法做切片檢查，但從病癥來看，幾乎可以確定是癌症，而且已經是癌末，甚至有可能已經擴散轉移。聽完醫生的解說我好難過，這時我碰了一下父親的手，他會退縮。醫生說；這是因為他已有疼痛了，之後開始上麻藥。父親早已沒有力氣說話，只能勉強眨眼。頓時間，我覺得好想哭，但又不敢在父親的面前哭，我怕他會難過。我靜靜地待在他旁邊，把之前沒能說完的話繼續說給他聽。看父親眼睛閉上休息了，我才去遠一些的地方獨自哭泣。哭完後我睡不著，就又走回去看父親是否醒來？想繼續與他說說話。第三天半夜，醫院房間的燈突然跳電，過了一陣子才回來；電雖恢復了，但發現儀器沒了動靜。趕緊去找了護士，護士說：「你父親的生命可能只剩不到 12 小時」，於是我趕緊通知母親跟姐姐們，希望她們趕快上山。那天交通擁塞，等到她們搭車上山時，已經快到中午。期間從父親的呼吸，我很明確的知道他在掙扎。為了不讓他擔心，我還是不停地告訴他說其他人快到了。好不容易，我母親終於到了；突然，儀器又開始跳動，所有人都覺得虛驚一場。姊姊們因為孩子跟工作的關係就又先行離去，留下我跟母親。幾天沒睡了，此刻突然一陣

濃濃的睡意，於是我跟母親說；我瞇一下。才不到幾分鐘，就聽到我母親緊張地呼喊我的名字。走近一看，才發現父親已如睡著一般，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醫生說父親走得很安詳，臉上沒有顯現一絲疼痛，而很多病人過世時都很掙扎（因為疼痛）。

我明白這是天主的安排。如果這四天我未及時趕到，便沒辦法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天主讓我有機會，把想跟父親說的話說完，實現我當時對他的承諾我會再回來看他。父親走後，我真的很難過，但讓我再次體驗到主愛至深。

天主的安排真的很巧妙。生命順遂的時候，知道天主常伴我左右，但我卻沒能及時發現；而在遭逢人生轉折時，天主更是那樣愛著我。我也常常忤逆天主，天主非但沒有拋棄我，在我向祂呼喊的時候，溫柔地伸出祂的手。當自己有了孩子以後，對比自己看待孩子相處的摩擦，讓我更清楚天主的愛有多麼的深。

偶然間，我驚訝的發現，還未曾做過什麼來回報給天主。從天主那裏得到的實在太多了。我們家雖不是貧窮，但絕非富有，沒辦法做很大的奉獻，要做些其他的，我又甚麼都不會。為此，我曾感到焦慮。有一天，甘智岡大哥找我幫忙領唱，我很開心，卻也擔心，從小到大我從沒怎麼學過音樂，對自己的聲音更有自知之明。撇開聲音不好聽這點，有些音就是怎麼也都唱不上去，但我還是答應了，我明白這可能是我回報天主的機會。想想真是奇妙，天主似乎明白一切，於是在孩子上鋼琴課時，秀芬姐偶然聽到就毅然決然說要花時間教我。終於有了練習，但我對自己的能力界限在哪裡還是知道的，便又努力祈禱，希望能夠不要辜負天主給我這回報的機會。

我接下領唱的工作，上台時偶有唱錯詞，當下我又有了挫折。但希望別辜負了天主給予我的奉獻機會，想想接下來還有好幾次需要上台，真的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又向天主祈禱，懇請祂的寬諒。偶然間，已經好久不翻聖經的我，突然想起了寡婦的奉獻這篇故事。相信是聖神的光照，我明白了，別因挫折或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而又失去了信心及動力，我只要努力並將自己交托給天主就好。我一再的練習，那怕工作的繁忙及疲憊，我還是勉力自己抽出時間。進堂時，我抬頭望著十字架上的耶穌禱告。接下來的數次，都順利的完成了。彌撒後，有兄姐對我說；唱得不錯。我很開心，更清楚知道這不是我的，全因天主的恩賜。我默禱，感謝天主讓我再次回到祂的祭台前服務，用一個我從來不曾想過的方式——以歌聲來感謝天主！

天主是護盾

李旭

（大家好，我是李旭。2018年，我在耶穌聖心堂領洗，今天來到這裡，與大家分享這段時間以來我對信仰的理解與感悟。）

於我而言，最初接觸教會，是被坐落於城中心的一個天主教堂吸引。在四合院的群體建築中，有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築特別顯眼，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尤為好看。上學的時候，偶爾會在聖誕節前夜約上同學，一起去「看熱鬧」。耶穌誕生的場景佈置、莊嚴隆重的儀式、虔誠的教友齊唱讚美聖歌，在點點閃動的燭光中感人至深，我被整個場景莫名的吸引住。彌撒中聽到的詞語多是希望、樂觀、信任、同情、寬恕和感恩。這些話語



讓我感受到內心的溫暖；提醒我應該建立樂觀的心態；希望我在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時，應當施予援助；告訴我要學會並做到寬恕彼此和對生活的感恩；相信天主的愛。讓接受平日繁重學業的我，多了一份思考。

大約在兒子五歲的時候，我們帶著他第一次去教堂望彌撒，從教堂出來，他告訴我：「媽媽，這裡的人不太一樣，音樂特別好聽。」我想，在那一刻，我們逃離了城市的喧囂，遠離了躁動不安的人群，正享受著一份喜悅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天主就是這樣，無時無刻地愛著每一個人，讓我們都能夠感受到平安與喜樂。如同聖經記載：「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若一4：16）

來美以後，經由姊姊介紹我們來到耶穌聖心堂。沒想到在我們居住的城市也有華人天主教堂，看到如此多的華人教友聚集在一起，讓在異國他鄉的我們多了些許的溫暖。先生和我參加了耶穌聖心堂的慕道班，在韓琦姐夫婦和其他姐妹們的陪伴下，我們完成了慕道課程，並在耶穌聖心堂領受了洗禮。在慕道班學習期間，眾多教友熱心地向我們介紹這個城市的生

活環境及便利設施、城市歷史及特色和各種文化間的差異及趣事等。他們還會與我們分享來美初期的各種經歷，提醒著我們各種需要注意的事項，讓我們內心的壓力得到舒緩。慕道課程有邀請許多兄姐與我們分享他們信仰的心路歷程，或輕鬆、或嚴肅、或喜樂、或悲傷。通過慕道班的學習，在聆聽過程中，感受到天主給與每一個人的愛，更感受到他們得到來自於信仰的支持與力量。

這是一個有愛的地方，耶穌聖心堂有聖母軍團體。聖母軍的團員如康宜姐、袁姐、嘉玲姐新泰大哥夫婦還有李雪姐夫婦，他們或是發短訊、或是打電話、或是來到家裡探訪，言語中充滿關切，讓我們沒有一絲生疏感，深深地感受到被關愛的溫暖。他們經常會問：最近還好嗎？住的還習慣嗎？是否需要幫助？我相信這是信仰團體內最真實天主臨在的標記。記得聖經上有一個故事 — 聖母訪親，當時聖母瑪利亞懷孕，依然前去探訪她的表姐伊莎伯爾。正是通過聖母軍兄姐的探訪和慰問，將天主的愛，聖母瑪利亞的愛帶到需要的人身邊，帶給需要的家庭當中。

在耶穌聖心堂的各種善會活動的邀請下，我參與了宏秀姐組織的聖依納爵《神操》學習小組，也在敏英姐與王正大哥家的查經班學習。在這裡，我感受到他們對信仰的堅定信心及給予大家的鼓勵與支持。這是一份來自天主的愛，讓我在這裡對信仰有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和認知。他們認真、努力地為天主服務；勇敢、堅強地面對自己的生活；即使出現各種困難，依然會熱忱地做著為天主福傳的工作，將愛主的喜樂分享給身邊的每一個人。天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護盾，讓我們在這個城市的生活更加喜樂與平安。

「因為上主天主是太陽，是護盾。上主常廣施恩愛和光榮：他對行為正直純潔的人，從來不會拒絕賜福賜幸。」（詠 84：12）這句話，是在一次曉茗姐佈置的意識省察作業中，我看到的。「護盾」這個詞就這樣一直停留在我腦海中，給與我溫暖與力量。來美初期的生活緊張且不知所措，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孩子上學、大人找工作，以及生活中很多未知的事項，都需要我們面對與學習。信仰的學習也是這樣，需要不斷地探索、感悟與提升。在耶穌聖心堂看到兄姐們的熱情服務，互相的關愛與支持，會讓我們看到希望的光，攜手並進。

（接下來，我與大家分享一段，相信天主確實在我們內的一個故事。）

在疫情期間的一個夏日下午，兒子在小區獨自騎車運動，看到一位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在路邊蹣跚，哥哥在最前面蹦蹦跳跳，後面是大約五、六歲年紀的小妹妹突然間摔倒，趴在地上大哭。媽媽推著嬰兒車在後面，還有一些距離，無法及時上前將她扶起。兒子停下車，扶起小女孩，詢問並確認她一切安好後，便騎車離開。回到家後，他表情輕鬆地告訴我這件事，我當時的反應卻是如臨大敵，消毒液、漱口水等立刻拿出來，立刻為孩子採取消毒措施，擔心及緊張包圍了我。原本只是讓他在外面騎車活動，結果他卻主動接觸陌生人，而且沒有戴口罩。我問他：「為什麼要停下來？疫情期間，近距離接觸陌生人是很危險的事情。難道你不知道嗎？我不是也一直提醒著你嗎？」他卻說：「你不覺得，看到一個小孩跌倒了，她趴在地上哭，一個大人經過時，卻不把她扶起來，而是選擇直接就走，是一件很不對的事情嗎？」突然間，我無言以對。感覺天主聖神在我內心提醒著我什麼？他錯了嗎？我到底在指責他什麼？那幾天，我一直處於擔心和害怕的情緒中，心中不停地向天主祈禱，讓我們遠離疫情的煩擾！聖經上記載：「你若有能力做到，不要拒絕向有求於你的人行善；如果你能即刻做到，不要對你的近人說：『去！明天再來，我才給你』。」（箴3：27-28）

疫情後，有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兒子指向街邊一個很活潑的小女孩，他告訴我，那就是他扶起的那個小孩。一眼望去，女孩媽媽推著嬰兒車，推車中的寶寶正在熟睡，哥哥妹妹不停地跑來跑去。所有這些年紀的小孩，只要到外面玩耍，難道不都是這樣不受控制嗎？媽媽照顧小寶寶的同時，又怎能兼顧那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呢？我想，那次小女孩摔倒的那一刻，兒子主動扶起她，是對的。這件事情讓我學習到，適時地學會放鬆緊張的心情，會減少我們內心的不安與恐慌，相信天主，天主是我們堅定的護盾。天主給與我們施予愛的力量，更會給與我們來自於天主的愛，我們需要慢下心來發現和體會。聖經上記載：「從來沒有人瞻仰過天主；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就存留在我們內，祂的愛在我們內才是圓滿的。我們所以知道我們存留在祂內，祂存留在我們內，就是由於祂賜給了我們的聖神。」（若一4：12-13）

（這是我的生活感悟和淺顯的認知，謝謝大家。）

聖心堂三十周年編年紀 愚公

- ❖ 1993年9月18日，Grahmann 主教祝聖坐落於 Richardson 的聖堂（封面下圖），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正式成立啓用。本堂神父陳琨鎮向主教呈上本堂的鑰匙。
- ❖ 1993年12月26日成立長青會。
- ❖ 1994年10月22日舉辦「知福、惜福之夜」宣道大會，由程若石神父、郎雄以及野聲宣道團擔綱。
- ❖ 1995年成立中文學校。
- ❖ 1996年5月，多位教友前往加州聖荷西，參加「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隨後成立聖母軍。
- ❖ 1996年10月12日「請跟我來」宣道大會由郎雄、梁弘志、李若望神父及赤子心 To Do 工作室共襄盛舉。
- ❖ 1998年2月陳兆望神父接任本堂神父。
- ❖ 2000年5月26-29日主辦北美華語第七屆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
- ❖ 2003年陳英機弟兄購買布蘭諾東區一塊四畝大的地（40萬美金），捐獻給教會，確定了聖心堂新建的地址。
- ❖ 2004年5月29日 Grahmann 主教主持新堂破土典禮。（下圖）

1998

歡送陳神父，歡迎陳神父



- ❖ 2004年9月14日 陳兆望神父退休。
- ❖ 2004年9月15日 彭保祿神父接任本堂神父。
- ❖ 2004年10月18日 彭神父降福工程儀式以及動工典禮。
- ❖ 2005年2月 出售 Richardson 舊堂，售價 55 萬美金。
- ❖ 2005年4月 遷出舊堂，暫借 St Paul 教堂舉行彌撒及教會活動。
- ❖ 2005年5月14日 彭保祿神父的信仰講座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舉行。
- ❖ 2005年11月24日 遷入新堂（封面上圖）。
- ❖ 2006年1月15日 舉行獻堂彌撒。
- ❖ 2006年8月16日 升格成 Parish，全名為：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彭神父擔任堂區主任司鐸（Pastor）。

- ❖ 2008年3月 彭保祿神父辭職。

2008 新、舊本堂神父交接



- ❖ 2008年10月 林育明神父接任本堂神父。

- ❖ 2008年12月20日 聖詠團參加華聲合唱團主辦的冬季聯合演唱音樂會。
- ❖ 2011年6月13日 華聲合唱團參加本堂聖神降臨節主日彌撒，並唱莫札特 C 大調加冕彌撒曲，由楊顯基博士指揮，姜魯意鋼琴伴奏。

- ❖ 2012年6月 本堂教友陳如濱晉鐸，陳神父的父親是陳淳民，母親是莊祖琪。
（右圖：陳神父首祭）



聖心堂編年紀

- ❖ 2012年8月5日 陳永怡神父蒙主恩召，享年五十九歲。（右上）
- ❖ 2013年2月周國復晉秩終生執事。（右下：周執事首祭）
- ❖ 2013年6月8日彭保祿神父晉鐸金慶。（下圖）



- ❖ 2013年9月14日聖詠團舉辦二十周年堂慶音樂會。
- ❖ 2013年9月15日達拉斯副主教蒞臨，主持盛大的二十周年堂慶彌撒。
- ❖ 2014年5月24日本堂教友徐曉晉鐸，徐神父的父親是徐偉，母親是楊韓琦。（右圖）
- ❖ 2014年8月13日來自香港的〈逾越知音〉團體在本堂舉辦了一場《我信故我在(I believe, therefore I am)》的音樂會。（右圖）
- ❖ 2016年1月29日陳兆望神父晉鐸五十周年金慶。



- ❖ 2017年5月《葡萄藤雙月刊》慶祝成立三十周年，葡萄藤的前身《中華天主教通訊》由朱修華神父創立於1987年5月。
- ❖ 2017年4月29日陳兆望神父蒙主恩召回歸天家，享年八十五歲。



- ❖ 2017年6月17日本堂主辦聖體大會，有二百人參加。
- ❖ 2020年3月疫情日益嚴重，教友們無法到聖堂參加主日彌撒，在主教寬免下，繼續在家裡網上望彌撒神領聖體。
- ❖ 2020年4月新冠疫情持續發展，慕道班和宗教教育班停課。
- ❖ 2020年5月平日彌撒有人數限制的恢復舉行，採取先登記後參加制度。

- ❖ 2020年7月兒童及青少年信仰陶成課安排為線上教學。對於將接受和好聖事、初領聖體及堅振聖事的學生，每週與一位教理老師在線上見面。



- ❖ 2021年9月30日主教公署調派周國復執事到歐文的納匝肋聖家堂(Holy Family of Nazareth, Irving, Texas)服務。
- ❖ 2021年11月28日開始，主教撤銷前所發布的寬免參加彌撒之命令。恢復信友到教堂參加主日彌撒之義務。
- ❖ 2021年11月28日將臨期第一主日，本堂恢復音樂事工之輪值。

聖心堂編年紀

- ❖ 2022年4月17日復活節當天11點的中英文彌撒後恢復因疫情停辦兩年的復活節撿蛋活動及為弱勢團體募款活動。



- ❖ 2023年6月18日舉行慶祝建堂三十周年彌撒。



- ❖ 2023年8月26日舉辦「尋光之旅」信仰分享活動。由四位弟兄姐妹，分享他們信仰的心路歷程、如何受到光的召喚，與光相遇。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com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蓮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Ken J Chen, DMD, MS, CDT
 Board Certified Prosthodontist
Eminent Dental Center
 469.453.6168
 452 W SH 121 Unit 150 | info@emdentalcare.com
 Coppell, TX 75019 | www.emdentalcare.com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